

## 周子古镇

□ 李燕燕

江水与小巷共同在午后阳光下幻化为一个关于古镇的故事

川北。冬日阳光,有些快乐地看顾着被时光落寞的巷口。只说那凋敝瓦落,从这里仿佛可以窥见另一个时空。

我曾缓步走过天津那见识风云的“五大道”,如果说沿街红砖的老洋房,让我恍觉得我的前世,一定是穿着蓝色旗袍的女人,从小巧的窗口探头,望向马路那端,寻觅那优雅掏出怀表的人儿。独自背包,立在这个古镇的巷口,前方那只慵懒展开身体的黄色猫咪,却让我依稀看到,穿斗民居栖着春燕的屋檐下,那对默默的老人,岁月静好,何需言语,仿若其中有我。

条石铺就,点染苍青的阶梯,不知不觉通到一户人家。门前两只风化得浑圆的小石狮,标识着悠远的岁月。门后,昔日天井中种着繁华的四合院,已被几户百姓繁琐生活的细节充满。小巷进深,一旁两层民居里传出悠悠古琴声,让人记起,一曲《风求凰》。司马相如究竟是否生在此地不可考,但为阿娇千金所求,一番《长门赋》却露出土子性情。琴声牵动望莲池畔戏欢的小鹊,却又让我记起北宋周敦颐曾来此讲学,在理学未兴,“厚黑论”渐起的朝代,好奇一个曾有心入仕者,写下《爱莲说》的心境。

身旁孩童的欢笑到底压下了隐隐琴声,商业气息到底潜入了低调的小镇。八十年代模样的门脸,售卖着古早味的馓子与麻花,柜台下却赫然印着淘宝二维码;石阶下旧着,花花绿绿的小人书,刚提醒起童年,眼角一溜看到却牌子——童趣专卖,忽然感觉口中的“大白兔”已不是先前味道。

一路走着,忽现一座石坊,上书“周子镇”。坊下麒麟,百年的精致石雕,虽经过劫难,却兴味犹存。石柱上两行手刻标语“打土豪分田地,武装夺取政权”,记录着当年红四方面军一支队伍曾路经此地,播下红色火种,后人亦送这条小巷名“红军街”。

石坊一边的石壁上,两棵不知名的树将发达的根系深植于石缝,伸出的枝叶相互交融,旁边一块牌子写着“连理树”。寥寥过此的外地人见此停下脚步,情不自禁留下影像。原来,幸福是人类的永恒追求,“白头到老”的愿望从古至今永不过时。一旁随意丛生甚至悬垂而下的多肉植物“胧月夜”却不知,自己在大城市花市中的身价已可以百元一盆计。

不知不觉便走向小巷尽头,眼前是宽阔碧绿的嘉陵江,配上对岸在之前的严冬中便秃着枝丫,还未来得及长出春芽的树,便可入得画了。我手捏一个“锅魁灌凉粉”,一口咬下,品着“川北凉粉”那粗犷的辣味。

随性沿岸走,见着早出的渔船带回满满鱼获,就那样一盆盆分门别类放着。最美的是翘壳鱼,细长流线的体形,银色的细鳞,翅与尾都染着酒红,显着开春求偶的蓬勃姿态。远处一声汽笛,却瞬间让江水与小巷共同在午后阳光下幻化为一个关于古镇的故事。



网布面油画 李江峰/绘



野菊微寒 木板油画 罗敏/绘



这不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它只是昆明市的一个辖区,但它其实又是遥远的。从昆明长水机场落地,到达这个区,还要再磕磕绊绊高高低低走上三个多小时! 高速路于它还是姗姗来迟。

这不是一个无名的地方,但又常常不为人知。多年前,这里因铜而兴,因铜而荣,近年却似乎被淡忘了。

我对东川的最初印象是,这个地界并不偏远,距昆明市中心仅仅150公里,却难免寂寞。这个美人并非没有姿色,大片的红土地,多变的垂直气候,漫山遍野层层点染,极目远眺,蔚然壮观,但她却不无孤独。它在金沙江畔但却不是青山绿水,它更像是带着披挂、带着印记、也带着昔日的繁盛与光荣的一个斑驳的山群。

听说这里曾人声鼎沸、生机勃勃。不说更早,明清以降,东川府是产铜重镇,至雍乾时期,出铜量已占全国首位,成为清廷中央财政的支柱之一。当时在这小小地面上,错落着20多个铜厂,可以想见的是,那年头这里聚集着卖苦力的、跑马帮的,穿行着男人和女人,弥漫着汗气和铜气,浮沉着财道和运道。乾隆皇帝的御笔曾为这里兴建的龙神庙题写“灵裕九寰”的匾额,从中应该可以感受到这个地方在皇帝心中的分量。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几个五年计划时期,东川也同样是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别重视之地,1958年国务院批准建立地级东川市。高歌猛进的年代,东川为共和国贡献了价值50亿元的铜、金、银等珍贵的有色金属。然后逝者如斯,岁月不舍,东川的命运与许多老工业基地一样,矿一个个停产关张,人一群群下岗转移。东川日渐沉寂和困惑了。

本以为到了彩云之南,必是满眼郁郁葱葱,但眼前却是被挖得七零八落内里空虚的脆弱地貌,沧桑之感油然而生。历史就是这样,

# 咫尺万里

唐代诗人杜甫论山水画曰“咫尺应须论万里”,即古人在咫尺方寸之间,以“行万里路”“搜尽奇峰”的创作方式,书写了中国独有的,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壮丽河山。小画创作小的是尺寸,大的是品格、境界与精神。

近日,由北京画院举办的“咫尺天地——北京画院画家小幅油画展”,意在唤起创作者们对小幅画创作的热情和创作规律的探索,也期待更多的优秀画家,兼具画大画的能力和画小画的智慧。

文/田 呢



石窟寺——迹之四 布面油彩 雷波/绘



欧洲琐记之三 布面油彩 庄重/绘

# 牵挂你,东川

□ 单三娅

当年的赫赫东川,至今还给东川注入了一种内生动力! 我相信你,终将抓住大时代的新机遇

潮起潮落只在倏忽之间。大白泥沟、落霞沟、干热河谷、汤丹镇,单听名字,就有特点、有诗意、有味道,再看景象,虽则原始,但却大气、奇绝,有一番自然天成的韵味。走在这里的街道上,我听着东川人好客温和的口音,看着他们朴实的山里人变化不多的穿戴,分辨着他们的多民族的归属,感觉着这里村镇上人民的善良与可爱。但我的心中总是一紧一紧的。农贸市场的摊位上,出售的全是廉价的山货,只需花一元钱,就可以买一个热烘烘的烤鸡蛋。我站在路旁和一个在玉米垛上玩耍的男孩拉话,他告诉我家里每年都收好多玉米,我从他家的矮屋看过去,分明看不出他家有什么其他生活来源。

可贵的是,东川人却并不出溜,穷则思变。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既已存在,就不能没有转败为胜、创造奋斗、柳暗花明的希望。东川人正在努力使自己的家乡后来居上,寻找自己的路径与车次,搭乘现代化全面小康的高铁列车,争取改革与发展的利好。在红土地镇,处处可见“摄影家乐园”的建设工地,独特的历史与地理风光正在召唤着专业和非专业的摄影家们;在小江流域断裂带泥石流河谷,已成功举办了好几届汽车、摩托车、自行车越野大赛,独特的超级场地鼓舞着越来越多的车手来此一试身手;泥石流荒漠化的修复工程正在国家加大投入中一步步落实;干热河谷农业示范区有了雏形;植树造林也加大了力度……当然,这一切与多年的积债相比还显得不过是开端,距2020年的国家目标也还需要加大攻坚力度。

最令人感动的是,在金沙矿业汤丹公司,我们看到了百年采铜业还在继续。1650片区的坑道前,整整齐齐贴着一溜“干部任前公

示公告”,即将履新的人员中不乏大学毕业生。规章制度、安全警句,昭示着志在有为。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铜矿已经转化为现代企业建构了。在每天上班前进行安全教育的小会议室里,公司领导说,矿区正在安全管理、技术保障、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迎接上级检查,为复产准备条件;接到复产通知后,百分之百的员工表示要回来上班;公司已经连续七年无重大事故,员工收入稳步上升。公司负责人纠正了一种认识:不是资源枯竭,而是要让资源产业升级! 据说国际铜价在回落之后又有涨势,公司上下对前景看好。听到这些充满信心的话语,看到百年矿业命脉还在,工人能以矿业立家,以矿业自豪,你不能不感到莫大的欣慰!

东川的口号是“东山再起,川流不息”。东川人从先人那里接过来的一种坚挺的精神,弥漫在我们中间,感动了我们这些从大城市来的人,教育了我们这些以为触屏和高科技便可以解决一切的人。

恰是来东川的前一天,听到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目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这应该是东川可以借力发展的最大的东风了。在这个全民族的伟大目标中,东川绝不会掉队,因为东川人一点也不松懈。当年的赫赫东川,至今还给东川注入了一种内生动力!

东川,一个相见恨晚的新朋友! 这个工业与采矿基地,是国家的功臣。初识时,你虽然勋章满胸,我却疑惑你是不是已显老态。我为你忧虑,为你捏一把汗。继而,我觉察到你的新生命的孕育,我相信你,终将抓住大时代的新机遇。现在,你已经在我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我是这样牵挂着你!

我将注视东川,祝福东川。

## 爱上野草

□ 宋殿儒

那些杂草丛生的原野,不再叫做荒芜,而是亲情、而是希望、而是蓝天碧水的大好春光

自从我在城里有了一份工作,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家,年迈的父亲也被“逼”着变成了城里人。

父亲在街上自个儿慢慢行走,头总是不住地抬头看天,父亲不知道那就是人们所说的雾霭,总认为是城里人车太多,出的恶臭气太多,把蓝天给糊得不清爽了。

父亲很想张口说回到老家去,可是一看到他那可爱的孙子孙女,话就咽到肚里了。

后来父亲就慢慢爱上了养花。父亲养的第一盆花是兰草。父亲把那盆兰草抱回家的时候,心情好了很多。父亲经常把自己的兰草搬到阳台上去晒一会儿太阳。可是,这盆兰草周围,有一天突然地长出了密密匝匝一层细微的绿东西。父亲看到这种像绿雾一样的东西,突然就惊奇地开怀。父亲大笑过后,就拉孙子孙女们去欣赏那一层“绿雾”。父亲说,这就是天意,一定是哪只鸟儿将老家田里的鬼针草给我运来了,别看它们现在很小,可用不了十天半月,它们就会变高长大。

作为在农村生活过来的我,知道这种草对庄稼的危害有多大。小时候,父亲带我到田里锄地的时候总特别地交代,一定要把鬼针这种草锄得干净,它们是庄稼最大的敌人。

可是,一向最记恨鬼针草的父亲在城里却爱起它们来。他每天都要去给它们浇水,给它们疏苗,以至于没多少天,那盆风姿卓越的兰草就被疯长起来的鬼针跟掩盖了尊容。

鬼针草,不见开花,可是不知为何总会生子。每到秋天,它们的枝头就会长出细细长长的、像针一样的黑褐色籽粒。籽粒的头顶往往还长着像伞状的“芒”,“芒”上还长着刺。只要有什么东西沾了它们,就会把它们带走。有时候,鬼针的籽粒“芒”也会顺风飞翔飘散到很远的地方去。它们飞到或被带到什么地方,就会在那里生芽扎根,上长浓绿……

父亲后来一直没有能回到老家居住。而父亲自从有了那些鬼针草做伴,心上就好像忽然生出了家乡那个蓝天碧水下充满庄稼棵子气息的春天。

父亲的花盆后来慢慢多起来,每个花盆里的野草品种也就慢慢多起来。有家乡田野里常见的抓地虎,有嗜好攀爬的小牵牛,有整天伏在地上开紫蓝小花的野草莓,有以前小孩们都畏惧的“打碗花”……十多种野草在父亲每天的目光中旺长着。父亲每年都很小心地收集这些野草的籽粒,当春天来了,就带着孙子孙女们到城里露土的地方去撒播。现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城,到处都能看到一些花花绿绿的野草。

有一次,孙女正在念南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父亲听了几遍后,就感到亲切,问孙女:“你念的书是说野草的吧?”

“哎爷爷。不过不光是……”“那是说,野草长得茂盛,牛羊才有吃的吧?”

“哎呀爷爷,猜错了啊,那是描写北方草原的富饶、壮丽,抒发了敕勒人对养育他们的水土,对游牧生活无限热爱之情……”

“这就对了吗……没有草,哪会有牛羊,哪会有富饶……”

父亲不是个诗人,却在远离野草肥美的田园时光里,爱上了野草。在父亲的心上,那些野草已不再是庄稼的敌人,而成了乡愁上那一抹春色,那一汪希望……

父亲,临终的时候,把自己留下的一大包草籽交给孙子。父亲说:“一定牢牢记着在爷爷的坟上种草……一定要在城里露光的土地上种草……”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代化的脚步改变了父亲和野草的关系。但是,每当我回到被野草浓绿成春天的老家的时候,就会忽然想到大好春光的来历,就会想到父亲临终的那些交代。

每年的清明,我们都会到父亲的坟上种草,在乡愁里,那些杂草丛生的原野,不再叫做荒芜,而是亲情、而是希望、而是蓝天碧水的大好春光……

